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編著 徐暢

本圖典收錄古璽、秦印精品九千四百七十事。縱向以商、西周、戰國排序，橫向以戰國秦、楚、齊、燕、三晉五系編排，又按公璽、私璽、成語璽分類。每方璽印注明釋文、出處、特殊印鈕或材質，還附註藝術評論、璽印常識、文字學知識，涉及本字、古今字、異體字、通假字、形近字、合文等等，是篆刻教學的首選教材，是篆刻愛好者臨摹和創作的必備工具書，也是學者研究印學和古文字的第一手資料。

古璽印圖典

劉江簽



古壘所圖典

徐暢書



編著
徐暢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古璽印圖典 / 徐暢編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305-7488-1

I. ①古… II. ①徐… III. ①古印 (考古) — 中國 — 圖集 IV. ①K877.6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6) 第155679號

編 著: 徐 暢
助 編: 蘇金海 王信沛 王東明
特約校對: 孫家潭 丁淑芳
封面題簽: 劉 江
扉頁題簽: 韓天衡
封面設計: 徐 忞

古璽印圖典

出 版 人: 李毅峰
責 任 編 輯: 任 瑩 黃文新
技 術 編 輯: 李寶生 魏 韜
特約編 輯: 李正平
裝 幀 設 計: 鄧劍人
校 對: 李 慧 張 溪 李登輝 李 佳
出 版 發 行: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社 址: 天津市和平區馬場道 150 號
郵 編: 300050
電 話: (022)58352900
網 址: <http://www.tjrm.cn>
經 銷: 全國新华書店
印 刷: 天津市豪邁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張: 36.5
印 數: 1-2500
定 價: 180.00 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徐暢

1941年4月出生於四川成都，1946年定居江蘇南京，祖籍浙江崇德（今桐鄉）。學名“邕”，“文化大革命”後以“暢”行。徐暢自幼從其父徐益棠教授習書。1960年拜著名書畫篆刻家談月色學藝。1992年因于右任先生的入室弟子胡公石社長的推薦調入中國標準草書學社，並師從胡公石社長學習、研究標準草書。

徐暢是南京印社、南京業餘書法篆刻學校的創始人之一，曾任南京印社首屆理事會副秘書長，南京業餘書法篆刻學校教務長兼研習班班主任。書作、印作已數十次參加國內外舉辦的名家邀請展和各種聯展、特展；作品被海內外數十家展覽館、博物館收藏：開封翰園碑林、浙江象山“殷夫故居碑廊”等八處刻碑。徐暢擅長草書、篆書、篆刻，對甲骨文、金文、戰國楚簡、帛書、秦篆、古隸、漢隸等古文字的結構特點、書法藝術風格，如何正確入書入印（用字）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在《中國書法》雜誌發表《書印創作中本字的應用》《書印創作中通假的應用》等四篇學術文章，呼籲要繼承傳統，敬畏經典，“做學者型書法篆刻家”。

在書學、印學理論研究方面撰寫並發表學術論文一百餘篇，藝術評論、學術文章三百餘篇；執筆大學書法教材集成《近現代書法史·于右任研究》、江蘇省教委成人自學高等考試“書法專業”《文字學基礎》《篆書》《楷書》教材及複習大綱等五種教材；參與編撰《中國書法篆刻鑒賞辭典》（農村讀物出版社）、《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大地出版社）、《中國書法名作鑒賞辭典》（南京大學出版社）辭書三種；執編《于右任先生手札》。總計發表近三百萬字著作。

主要著述：

主編：《中國書法全集（4）·春秋戰國刻石簡牘帛書》卷，榮寶齋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中國歷代印風系列·先秦印風》卷，重慶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中國篆刻全集（卷一）·先秦璽印》，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0年出版。

《中國書法全集（92）·先秦璽印》卷，榮寶齋出版社2003年出版。

撰著：《先秦璽印圖說》，文物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發行。

主要獲獎、參展：

1993年，《漢碑書刻人名考辨》獲中國書協主辦的“全國第四屆書學研討會”二等獎。

2000年，《中國歷代印風系列·先秦印風》卷獲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第五屆國家圖書獎提名”和“首屆全國優秀藝術圖書一等獎”。

2001年，參加“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書畫交流大展賽”獲銀獎。

2004年，《石鼓文刻年春秋晚期秦哀公三十二年說》獲“全國第六屆書學研討會”三等獎。

2006年，《中國書法全集（92）·先秦璽印》獲第二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三等獎。

2007年，中國文聯舉辦“當代篆刻藝術大展”，徐暢作為特邀篆刻家參展。

2008年，中國書協舉辦“全國第六屆篆刻藝術展”，徐暢作為特邀篆刻家參展。

2009年，《先秦璽印圖說》榮獲第三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一等獎。

2010年1月，任“江蘇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八次代表大會”代表。

徐暢曾任中國標準草書學社研究室主任、臺灣《印林》雙月刊主編（三年）、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兼職教授、南京藝術學院書法專業研究生課程進修班導師、南京曉莊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兼職教授、四川聯合書法藝術學院教授。現為西泠印社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南京印社顧問、四川省金石書畫研究會顧問、山東博物館客座研究員。

古璽印攷釋鑒真（代序）

徐 甌

印學是以璽印為研究物件的專門學科。它把璽印的印面（文字或圖像）、印臺、印鈕作為整體進行全面的攷察，研究璽印的起源、發展、繁榮、衰退、變革的過程，研究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璽印文字的書體、章法佈白、鈕式、刻鑄特點、用途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印文的攷釋、分類、辨偽等內容。印學涉及文字學、攷古學、器物學、篆刻學、社會學、歷史學、地理學、姓氏學、哲學等方面的知識，它是社會科學中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

戰國文字是漢字演變過程中重要的一段歷程，它上承殷商、西周、春秋文字發展之餘緒，下啟秦漢文字演變之先聲，也是我們研究戰國時期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社會以及語言文字使用情況的重要資料。先秦璽印文字是古文字中的一個重要品類，是研究歷史、文字、官制、書法篆刻藝術的重要參攷資料。古璽文字作為戰國文字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語言文字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文化藝術學等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先秦古璽文字詭異，構形精麗，形制多變，為後世所不能及。

春秋戰國是一個政治上動亂的時期，當時王室式微，諸侯稱霸，也是文藝思想相當活躍的時期。因為封建割據的政治局面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等因素，造成「文字異形」，書法風格和書體樣式的地域性特徵，以及書法風格多樣化的現象^①。從而各諸侯國的文字和人們的審美趣味都存在著較大差異，客觀上造成了古璽印風格的千姿百態，詭異多變。古璽印頗多美感，但為識字用字徒增了幾分困難。

戰國時期，六國承繼大篆的體系，世稱「六國古文」。秦文字一脈正宗，上承西周文字，從大篆簡省為小篆，演變有序。秦國最終形成小篆（正體）和古隸（俗體）兩個字形體系，而這種雙軌並行發展並且同時並用的現象在中國文字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在文字發展史上，秦篆是中國古文字之終結，古隸是今文字之發端，是中國文字發展史一個極為關鍵的轉折點，因此對秦文字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

古璽文字的內容也相當豐富，包括人名、地名、官名、成語等等，為研究當時的社會制度、職官制度、地理沿革、思想文化、姓名風俗等提供了大量珍貴的素材。但是先秦璽印文字的攷釋是一大難點，所以一直為古文字學家、印學家所關注。經多年的學習與研究，筆者以為古璽印文字攷釋中應遵循如下原則：

一、已有定論的印文不必再別開途徑，另求新解。

日庚都萃車馬（《圖典》三九三〇），《璽彙》〇二九三原釋作「日庚」兩字，「各家」皆釋為：「日庚」兩字。《戰國文字通論》一〇一以為「唐」，「從庚，睪從日從庚，是一字之異體。睪為庚之繁文。如陳、阿繁加「土」一樣。庚都在今河北唐縣。」拙編《九十二卷》亦誤從《通論》之說。後見到遼寧喀左出土的「日庚都玉勺鐃」（陶錄，《圖典》三九二九），是知「日庚都」不在唐

縣，而應在陶印跡出土地遼寧喀左附近。『日庚都萃車馬』原釋正確。



圖一



圖一——

秦封泥有『御弄』半通印（《青泥》，圖一），則田字格兩封泥應讀作陰御弄印（《新出》，圖一——）、陽御弄印（《新出》，圖典〇〇五五）。

古謂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印文的『弄』，應即生兒育女之意。男性生殖器曰『陽』，女性生殖器曰『陰』。『御』指宮中女官侍御帝王。『御弄』應即房事，即帝王的生育事務。《周禮·天官·內小臣》：『掌王之陰事、陰令。』註：『群妃御見之事。』秦後『御』指帝王本人；秦前多指侍奉、女官。如御女（女御）、御妻等。《禮·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內』指女色、宮人。《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陰陽學說』，中醫名詞。『陰陽』這一概念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即已運用於祖國醫學領域。《史記·太倉公傳》：『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

『陰御弄』『陽御弄』應係宮廷中掌管生育事務的官署，負責王族生殖繁衍，傳宗接代的大事。或曰『陰御弄』『陽御弄』專事宮廷中生育方面陰病、陽病事務^②。或謂係陰陽五行的官署，非是。如是，則『陰陽』兩字應合於一印之中，何為分置兩印？是知此類封泥與陰陽五行無關。

二、古文字隸定後，有今字者宜直譯，不必視其繁簡，另求他字。

莫軸（《類編》，《圖典》八三二二），軸同『胄』，頭盔。唐代玄應《一切經音義》：『胄，古文軸，同。』《集韻》：『胄，《說文》：「兜鍪也，從月。《司馬法》從革。」或書作軸。』原譜誤釋作軸，一則『由』旁下部未出頭，與車不似，而且古文字中革、革形旁可以通用，未見車與革形旁可以通用的字例。



圖典一〇三七

李次非（《鐵》，《圖典》一〇三七），原譜作次。《戰國》六〇〇釋為次，長撇畫作為欠的一筆，未能連接。楚有勇士次非，見《呂氏春秋》，一作飲（王輝《通假》六十一頁）。《字編》六七五釋為次，長畫如作為一點，則右旁為久，應釋為『次』。次，

羨、涎字之本字。《字編》之釋不妥。

忍（《陶彙》，《圖典》八八二一），忍（《陶彙》，《圖典》八八二二），切（《陶彙》，《圖典》八八二三），原釋忍，此三例字從刀，並不從刃。忍和切雖然都從心、刀，但並非一字。忍，怒也。從心，刀聲。『段玉裁本作「從心、刀」，註云：「各本作「刀聲」，今刪。正從心、刀，謂心中含怒如懷刃也。』切，憂愁貌。《詩·齊風·甫田》：「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毛傳：「忉忉，憂勞也。」孔穎達疏：「以言勞心，故云憂勞也。」儘管古文字偏旁刀、刃可通用，有的字自不必混釋，隸定直譯為好。否則字義完全不同，甚至相反。此為一例。

弗歟（《珍秦》，《圖典》八二四〇），弗隸定並釋為弗，不釋為弗；長賑（《故》，《圖典》五九五六），賑隸定並釋為賑，不釋為賑；盍睪（《故》，《圖典》六二七七），睪隸定並釋為睪，不釋為睪；侯籒（《輯錄》，《圖典》一一九五），籒隸定並釋為籒，不釋為策等等。直接隸定，不必視其繁簡，另求他字^同。

三、從造字規律尋求古文字的解讀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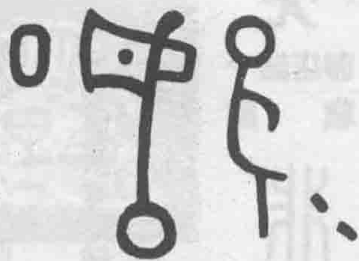
圖典四四〇四



圖典二八二四（原大）



圖二



圖三

□諫（《璽彙》三五四六，《圖典》四四〇四），絲□（《璽彙》一五七〇，《圖典》二八二四），這兩個未釋之字有一個共同點，就都是張開雙臂的人的正面形象——篆書作「大」字形。第一方在左腿上有一物，或曰腿部有一短畫。第二方人的手中握有一物。原譜別和戒字未釋，亦未見有攷釋報告。

《字編》一〇六，有八例別字。有用刀砍的，也有用鋸子的，或用手（又）持鋸的（圖二）……有八種類型。

《古文字類編·第三編·徵號文字》中收錄了一個商代銅器銘文（圖三），無釋^同。中間畫一斧鉞，右旁一個人的側面形象，一腳着地，一腳已被斧鉞截斷，所以另一腳短了一截，前面有兩重「點」，表示被截的斷腿。斧鉞的左旁有一橢圓形的圈，應該是被斧鉞砍下來的腿的橫截面，腿是橢圓形的，這樣，使作為主體居中的斧鉞，和被施刑的腿，腿的橫截面，就形成了有機的聯繫。三千多年前的先民們已經知道用圖示的方式表示橫截面了。春秋戰國時期，關於別刑的文獻資料非常豐富。

別 yuè，砍，斷。古代砍斷腳的酷刑稱「跖」，也作「刖」。《說文·刀部》：「刖，絕也。」《玉篇·刀部》：「刖，斷足也。」商周甲金文字在人形的腿旁用刀，用鋸斷足，會意。戰國璽印文字刀、鋸省簡為短畫或短弧線，短畫、短弧線為指事符號，短

畫斜畫在人形的腿部，表示『刖』施刑的部位，即截去腿部，應是指事字（圖二）。

『𠂔』的未識字，從人，手中握有一物，或曰持械。《金文編》一〇二七中收錄了幾個商代族徽文字，有持戈者（圖四），《字編》二二三收錄戒字的商周甲金文字及戰國文字二十四例，頗可看出該字的演變軌跡。首先我們來看甲骨文中從人，從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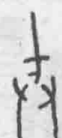


戒父辛顯代
戒商



戒父癸鐸代
戒商

圖四



甲四 2874 期

圖五



花東 037 期
一

圖六

『戒』字。甲骨文象人執戈，會警戒之意，有防備、戒備等義項。《說文》：『戒，警也。從収（升）持戈，以戒不虞。』収（升，雙手），或作又（單手）。也就是說甲文中有雙手（圖5），也有單手持戈者（圖6）。……商周及戰國文字皆從人，執戈，屬會意字。楚璽絲戒的『戒』字與甲文中的單手持戈者相近，不過戈形作了簡省，這一豎可以說是『戈』的省形，人持戈而戒，仍是會意字。如果視『戈』的省形為指事符號，人手上持械（兵器），即戒字，這就是指事字。總之，不管怎麼說，《圖典》二八二四的那個未識字都是『戒』字無疑。

戒和刖，在商周文字中以會意字的面貌出現，在戰國文字中卻以指事字構形。因《說文》失載，文字發展演變的鏈條缺環，從而未能識出，今從文字的構成原則和歷史上的法律制度攷察古文字體，使之得以恢復真象。



圖典四二五一



毛公鼎 晚周



鍾秋 申侯 蔡春



鼎國 中山王 戰



書國 帛書 長沙 戰



一國 語店 郭戰



圖七



鐘秋 璋子 春



088 國 山包 戰



168 國 山包 戰



157 國 山包 戰



圖八

單𠂔（《魯》，《圖典》四二五一），《璽彙》三六三二釋作『單□』，次字未釋。《類編》四四亦作單□；三七八卻誤作單非。《字典》二六一作單卯，一〇二二卻作單𠂔，一字竟作兩釋，想必是心有兩屬。《分域》一一九同《類編》亦作『單非』。《戰國》三七四作析，不同凡響。《印典》二七〇『單』字欄該印隸定作單𠂔，未釋。

非字（圖七，《字編》一二七九）象相背的雙翅，或曰相背的倒羽。故《說文》曰：『非，違也。從飛下𠂔，取其相背。』違是引申義，雙翅相反，故有違背之義。非即飛的本字。『𠂔』與訛變後的小篆『非』字字形略似，但兩旁各少一橫，並非一字。

𣎵，從升，從片，木已破成兩片，故不從斤，讀作析。析的會意字。甲骨文從木，從斤，會以斧斤破木之意。《說文》：「析，破木也。一曰，析也。從木，從斤。」析，會以斧破木之意，而𣎵是已被破成的兩片木頭。以斧破木是過程，已破成的兩片木頭是結果，兩字形都是會意字，只是不同的表達形式罷了。顯然，𣎵是析的異體字。𣎵同析，《集韻》：「析古作𣎵。」𣎵應是另一個會意異體字（圖八，《字編》七〇八）。

此字或曰同卯。《字彙補》：「𣎵，古文卯字。」《字典》一字兩釋應源於此。筆者不敢苟同，𣎵與卯無論是字形還是字義，均相去甚遠。

岡（《陶彙》三·一一九三，《圖典》八八三二），《陶彙》無釋。『×』符誇大拉長，實為𣎵（岡）旁。從山，𣎵（岡）聲，隸定作岡，同岡。《說文》：「岡，山骨也。從山，岡聲。」

長汨（《程》，《圖典》五八七〇）、汨守（《石》，《圖典》六一〇二）汨，從目，從水，會汨水之意，淚之本字。

彊強濯（《集》，《圖典》六九四五）。濯，《璽彙》二五四四，《戰國》七五五釋汨。此字從水，從兩目，應是濯之古文，濯，古水名。一目為目，兩目為瞿（懼）¹⁵。

四、古文字中的特例——橫書與豎書。



六六五八
圖典



九一二七
圖典



三六二六
圖典



三六二六一
圖典

古璽文字中的「橫書」現象也頗足重視。古璽印中有些字作橫書，所謂橫書就是本來直立的字形把它橫臥着書寫。有學者稱為側書。側，有旁邊，傾斜，不正，偏臥等義項。筆者以為不如橫書準確。橫，橫嚮。與縱（豎）的方嚮相對。因為橫書、豎書的變化也造成古璽文字釋讀的困難。

陲旅尔（銘）（《魯》，《圖典》六六五八），三晉私璽。陲（陳）字反書，尔（銘）字橫置在旅字之下，橫書，是為罕見的特例。磽碣銘（《津》，《圖典》九一二七），三晉私璽。銘字兩偏旁分開橫臥在兩字之下，是為橫書。陶文中也有橫書，如印跡獲圖「南」里□（《季木》，《圖典》三六二六），齊系印跡。獲圖兩字正書，「南里□」三字橫書。如獲圖兩字橫書，則另三字正書（《圖典》三六二六一）。



圖典四三三三



圖九

圖典三九一五



圖典四三九三

圖典四三九三一



魯刀（《上》，《圖典》四三三三），刀，像人匍伏之形，伏之初文^同。同音假借為符^同。《字典》三〇二、《戰國》二七三誤作刀。筆者以為字雖直立，但手臂內屈，應該是刀。燕系長條形印因字數多，故刀字橫扁，形象與匍匐義近。如燕陶文酈城都王刀端（《陶錄》，《圖典》三九一五），刀字匍伏狀明顯。但魯刀的刀字因空間狹長，故結字長立，匍伏狀不明顯，易誤解。燕陶印跡匍匐攻刀（伏）（《陶彙》，圖九）的刀字，只要稍稍拉長就會與魯刀的刀字相同無別。字形僅僅是直立和橫扁的不同，字形形狀並無改變，所以釋為刀（伏或符）並無不當。

鄭刀（《待》，《圖典》四三九三），刀（伏），象坐起彎手之人形，與刀不似；刀字的刀部係直線，從不向內彎曲。此字因兩字左右佈白，空間狹長，故豎立起來。如果我們把「鄭刀」的「刀」字旋轉九十度（《圖典》四三九三一）字則橫臥，和所舉的陶文印跡相同無別。所以仍應釋刀。嚴格地說，本是橫扁的字豎起來寫，應指為豎書。《字編》九九誤作刀，歸於刀字欄，實與刀字字形相去甚遠。

此例也給我們提出了警示：用字要規範，不要作太大的變化，否則易引起誤會。橫書與豎書不宜提倡，因為不易識別，容易造成誤釋。

五、殘蝕筆畫的補筆要慎之又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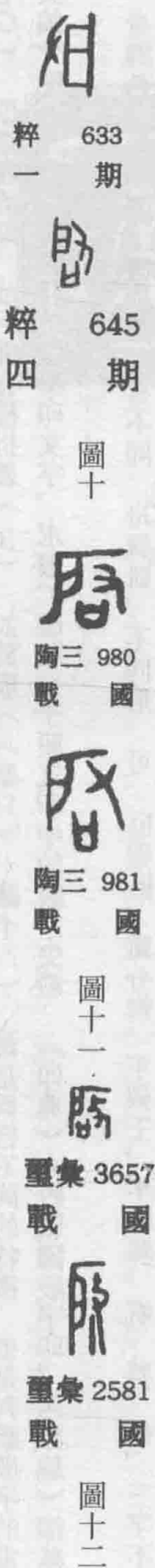
殘字的補筆思路不同，故因人而異，往往造成異釋。

王氏之錄（《舉》，《圖典》三四四四），《璽彙》〇五六八原釋正確。氏字下部略有殘損，但氏字雛形已見，與氏字相近（《字編》六八九）。況且此印藏於故宮，羅氏當有目驗摩挲的機會，從印面觀察殘痕當不是問題。或有學者釋為人^同。按舊釋更可取。退一步而言，羅先生對軒^同、氏這樣簡單的常用字還不至於誤釋。以尊重原印文字和原釋為妥，故本《圖典》採用原釋，這也說明在釋字方面，筆者的一個觀點。

敗駕//茲午錄（《圖典》四五三五），《璽彙》一五〇八原釋為「敗離//口錄」；《戰國》二三四同釋為「離」。《字典》九十一、四百零三頁作敗駕//茲午錄；雋，離字初文。次字從佳，但並非從雙口（叩），左邊的口有殘蝕，似為三豎畫。肖曉輝《古璽名字解詁》也注意到這一狀況，次字釋作「從佳，從右（后）」亦誤。原字符左部筆畫殘蝕並筆，復原應作而，即力，和右側的口合作「加」，即從佳，加聲。古文字中佳、鳥旁通用，𠂔即駕字。

六、古璽印中的形近字辨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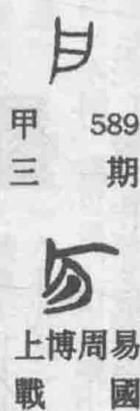
有細微差別的古文字要找出它們的特徵，以使區分，勿使混淆。古文字中形近字容易造成對古璽印文字的誤釋。我們以啓、段、殷、段四字為例：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圖十三



圖典一四六二



圖十四

首先，甲骨文的啟字，從又，從戶，會以手開啟戶（門）之意。啓之初文（《說文》四一九，圖十）甲骨文或作啓，口爲分化符號；戰國文字承襲甲骨文文字字形（圖十一，《圖典》一四七五），又繁化為支（《圖典》一六五四、四二四一）。或贅加土爲繁文（《圖典》二五七八），或「支」旁訛變為多形，手（又）持的「卜」（圖十二）或似「𠂔」（《集粹》，《圖典》一四五九、一四六〇、一四六四、八三四〇），或似山似中（《圖典》一四六八、一四六三、一四六四、一四六七、一四七三），或近似反S（《圖典》一四六一、一四六二）或訛作爻旁（《圖典》一四七一）……，關鍵在於戶旁（《說文》六八八，圖十三）。《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古文戶從木。」（圖十四）甲骨文中啟、茂、啓、啟一字之變化。

戶，甲骨文像單扉門之形。但楚簡的戶從二斜撇，啓狀（《契》，《圖典》一四六二），啓字從戶從爻，應釋為啓。《印典》二〇九七誤釋為段狀。《字編》八〇誤入段字欄。啓買臣（《上》，《圖典》一四七四），從戶從支應釋啓，原譜誤釋為段。



圖十五

段字從爻，從石，會於石上鍛打之意。《說文》云：「段，椎物也。從支，耑省聲。」徐灝箋註：「段、鍛，古今字。引申之，則為分段。」石上或多一橫義畫（《文編》四四八，圖十五）。段，或從爻（《圖典》八二五八、八二五九），或為支。秦封泥支旁上部或訛作刀形（桓段，圖十六；段幹義（《集粹》，《圖典》八二六〇），段字石旁訛作一豎四橫，與小篆形近，遂失本義。



秦封泥代

圖十六



彝方中
盞周



壺秋
曾伯陶



鼎晚
禹周



易國
上博戰



3128
重集國戰



抄雜夢雲
國戰



0604
重集國戰



圖十七

西周金文禹鼎從爰，石聲。《說文》云：「爰，物落上下相付也。從爪，從又。」春秋戰國文字爪（㇏）訛作刀形（《文編》八〇，圖十七）。《說文》云：「段，借也。」假之本字。于段（《集粹》，《圖典》八〇九九）的段右旁的㇏即爪的訛變。王段（《故》，《圖典》〇五九〇），《璽彙》〇六〇四誤釋為段；《字編》八〇、《字典》五四七均作段。《璽彙》三二二八誤入段字欄（圖十七），從戶從爰，應為啟。



圖典一二九九



圖典八二三三



圖典一四七〇



圖一八

《說文》云：「殷，作樂之盛稱殷。從月（身之反文），從爰。」徐灝箋註：「殷謂樂舞，故云作樂之盛稱殷。」殷字或易爰為支。月旁或訛變近似戶旁，但下部有橫畫（一），如求殷（《集粹》，《圖典》八二三三），原譜誤釋求段；殷谿（《類編》，《圖典》一四七〇），原譜釋殷谿。或下部有橫折畫（㇏），如於殷（《樂只》，圖十八）。都是與啓不同的特徵，也是判斷殷字的重要標識。《文編》四四八殷字欄未收戰國秦印文字，求殷、殷谿、于殷三印中的殷字失載。《印典》未收戰國殷字印，《類編》卻無戰國殷字印。

諸如：身與色，易相混。改與改，有不同。舟與皿，不同形。可、叵與區，難分辨。王與壬，不易辨。虬、虺、虺，三字不同義。王、玉與壬，常混淆^{〔四〕}。還有土與士，王與主，參與齊，卑與雁等等都有混淆的印例^{〔四〕}。



圖十九

七、偏旁互換，或不可互換。

有些字偏旁可互換，但有些不可以互換。

猶與猯兩字不同，或可通，但本義不同，偏旁不可互換。

郵猶（《連》，《圖典》六七五五）、曄（郭猶）（《程》，《圖典》六五八八）和侯（猯）猯（《澄》，《圖典》六二〇一）、屋猯（《楓》，《圖典》六二四五）的猯和猶字，皆從犬，讀音相同，但意義不同。

猶 yōu，本義為獸名，猴屬，也叫猶猯，形似麕。《說文》：「猶，獾屬。一曰隴而謂式子為猶。」《爾雅·釋獸》：「猶如麕，善登木。」又有「同，和……一樣，可，可以；同「猯」；副詞；連詞；通「由」；通「訖」；通「欲」；通「誘」；姓」等等義項。

猯 yōu，有「謀略，計劃，道，法則；道路；圖畫；言，談；蟲名；順；同「猶」；通「繇」；通「攸」 yōu；姓」等義項。儘管兩字可以通假，但其本義不同，大多義項不同。所以隸定釋字應遵照原本義，偏旁不可互換，用字亦當慎重。《印典》二一〇五猶與猯同釋，似以分釋為好。

豆里鮠（《季木》，圖十九）、高鮠（《圖典》三五五六），偏旁互換，應釋作「鮠」。鮠，魚腥氣。《說文》：「鮠，魚臭也。從魚，生聲。」鮠字偏旁可互換，也可寫作「𩺰」。

八、因佈白的原因容易造成對印文字數的誤判。

私璽姓名印印文多橫列，多單名，亦有雙名。因文字的偏旁組合而有兩字（姓與單名）和三字（姓和雙名）的不同。但常因佈白而造成偏旁歸屬不同的判斷，形成印文字數不同的困擾。印文釋為單名者，若字書所無，或不好解釋，則宜攷慮其為雙名。

（一）二字誤作一字：



圖二十

非字（《季木》〇七四七，圖二十），原譜釋為𠄎一字，應為「非字」兩字，如：孟非字（《故》，《圖典》三五一〇），非字（子）合文〔十二、十三〕，習見人名。

（二）二字誤作三字：



圖典九〇九九

𧈧念（《輯存》〇五六，《圖典》九〇九九）三晉私璽，《輯存》原釋𧈧余心三字，應作𧈧（𧈧）念兩字。兩字左右平行佈白，且均作上下結構，故應作兩字釋讀。𧈧，蟲名。念字兩讀，𧈧，喜悅；舒適；忘；貪欲。又讀shu，同「舒」。餘，兩讀，只有憂與樂兩義。兩字字義有出入，不可混同。

（三）三字誤作二字：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圖二十三



圖二十四

圖二十五



郭店語三國戰



圖二十六



粹三 1550 期

圖二十七



圖二十八



圖二十九



璽集 2707 國戰

圖三十

習中涓（《大風》，圖二十一、圖二十四），晉系私璽。原釋「□涓」兩字。「涓」字釋讀正確。左側印面邊緣偏旁三短橫與秦系文字的「习」同。涓（xi），《玉篇·水部》：「涓，露光也。」

此印三字佈白，誤釋為兩字。右側為兩字而非一字。上字為習，清晰無誤，戰國文字，無須多論（圖二十五）《說文》：「習，數飛也。從羽從白。」（小篆，圖二十六）按：徐鍇繫傳作：「從羽，白聲。」郭沫若《卜辭通纂攷釋》：「此字（甲文，圖二十七）分明從羽，從日，蓋謂禽鳥於晴日學飛。許之誤在訛日為白，而云白聲。」數飛，即頻頻試飛也。習字下一字殘蝕，我們在印面照片（圖二十二）上可見字下部的豎畫出頭而殘鏽，在泥蛻照片（圖二十三）上可見豎畫因鏽蝕而略殘。此字復原的摹本如

圖（圖二十八），應釋為「中」字。此字與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彙編》第二七〇七號「中勻蒂」（圖二十九）的「中」字形同，不同的是此印「中」字反書，豎上的一橫在左側；「中勻蒂」的「中」字，豎上的一橫在右側。可與高明等編著的《古文字類編》第七百二十四頁「中」字摹本（圖三十）相對照。

習中涓，晉系特大私璽。「習」，少習，本地名，析縣東之武關，見《左傳》杜註。是習氏以地為氏。「析」，古邑名，春秋時楚邑，一名白羽。故地在今河南西峽境。漢置析縣，因析水為名^[14]。所謂別名「白羽」，疑即「習」字的拆字，「習」字拆開讀即「白羽」。析又稱習，可能即由此而來。此璽習為姓，以邑為氏，則「中涓」為名，習中為複姓，則「涓」為名。以後者可能性較大。

勻蜀金，扁方形楚璽（《圖典》二四七八），《璽彙》三三四六號著錄，釋為「勻□」兩字，《津》二九承羅氏所釋，《讀印》仍釋為「勻鐺」。此印應釋為「勻蜀金」三字。作橫式三段組合，三字取縱勢，豎長並列。「勻、金」兩字應無問題。「蜀」字字頭與石鼓文、涪陵小田溪銅戈的「蜀」字字頭略異，下部的「勹」和「虫」符與大篆寫法相同，應是蜀字的異體字。湯餘惠攷為「勻鐺」^[15]，把「蜀金」兩字隸定為「鐺」一字，與釋為「勻蜀金」僅差一步之遙。勻作「均勻」解。「勻蜀金」意為含金量較高的蜀地所生產的黃金。此印應該是公用印，鈐於產品之上，所以印背有槽鈕，以便納木柄，利於黃金未冷卻時敲擊印柄。其官署與金之冶煉或金器之製造有關^[16]。



圖典八九〇四



圖典八八三〇

燕陶印跡右宮巨心（《季木》，《圖典》八九〇四），巨與心兩字稍稍拉開距離，巨字的橫畫高於右字的橫折畫的橫筆，已與邊框平齊，故釋讀為「巨心」兩字。而齊陶印跡恒（《陶彙》，《圖典》八八三〇）一字，巨與心兩旁緊靠，明顯與「右宮巨心」印跡不同，故識讀為一字。忌（恒），從心，巨聲。兩字稍靠近，恒為人名，有怠慢、恐懼等義。

相同的而且是有可比性的一對印例也可佐證：白牛水昱（《吉林》，《圖典》七一七七），白牛兩字連書，並有合文符。水昱兩字略顯分開，而且昱字從日，立聲，直接隸定即可。肖（趙）堦（《賞》，《圖典》五五九八），水昱兩旁緊密聯繫，筆畫相連，當為一字^[17]。



圖典九〇六〇



圖典九〇六一

呂洵草（《鶴》，《圖典》九〇六〇）。《璽彙》三三八一原釋□呂，反文（《圖典》九〇六〇一）。《印典》五五六顯然與《璽彙》同一印例，但釋為「洵呂」兩字。均誤。洵字兩偏旁反置，呂洵兩字居上部；艸，草之本字，在兩字之下，三字作倒品字佈白。此璽三字誤為兩字。



圖典五二二三



圖三十一



圖三十二

火兒畠（《鐵》，《圖典》五二二三）。《璽彙》三三六四原釋作「火□」兩字。《字典》三三〇或隸定作「□兒畠」三字；一一七三又釋「火□」兩字；《字典》附錄一五三五又釋作「吹兒畠」三字。一印一家竟有三釋，因佈白的不確定性，有三種釋讀的可能，可見其彷徨糾結。

戰國晚期，秦印不用界格，後改用界格，是否因有六國璽印佈白識字的困難因素而發生的改變？

吹，吐氣；吐氣聲。見《玉篇·口部》《篇海類編·身體類·口部》。似無姓氏的可能。口符與兒字緊靠，應為兒之繁飾。

《說文》：「兒，頌儀也。從人，白象人面形。頤，或從頁，豹省聲。貌，籀文兒從豹省。」

《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從宀，畐聲。」《玉篇》：「富，豐於財。」富有完備；盛，多；財物，財富；財物多，

使富裕等義項。又通「福」。畠，富字簡文。此字形多種工具書皆未收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五〇三亦未見。但近年四川出

土的「富貴」漢磚（圖三十一，寬11.5釐米，殘長19.8釐米）可為佐證，兩字有邊框，中有界畫，省文，簡省寶蓋頭。《金石大字

典》卷九·五十五頁（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載漢篆「富」字五十多式，其中有引自《金石索》從宀，從畠的漢宜侯洗金文

「富」字（圖三十二）。

從璽文風格看，當為晉系。火氏，先秦時文獻無載。《姓氏攷略》曰：「出古掌火之官後。」《姓觿·苛韻》云：「火，國初有

火真，封同安侯。或夷姓也。」

（四）四字誤作三字：

東谷羊戔（《徐》，《圖典》七二八二）。東谷為複姓，戔，從戈從耳，會以戈斷耳作為戰利品之意。戡的異體字，或作戔。《說

文》：「戔，軍戰斷耳也。《春秋傳》曰，以為俘戡，戡或從首。」《璽彙》三四三四釋作「東谷義」三字。《戰國》七八九釋作

戔；二二九釋作義，顯然對釋一字兩字拿不準。《字典》七五作東谷羊戔四字。東谷左右合文，羊戔上下合文。漢印中有東谷廣德

等。或有學者誤羊戔為義者^[18]。

司寇戚止（《集粹》，《圖典》七二五二），原譜作司寇□，一字未識，《分域》三〇六隸作壁，字書所無。鬯釋作「戚止」兩字。戚，古代武器名，斧屬。也作「鍼」。引申義作憂，後作憾。戚，憾之本字。戚止，憂愁、悲哀甚至憤怒都可以停止。

虛（吾）丘龍文（鑒印，《圖典》七二七〇），原譜釋為虛（吾）丘雙三字。雙，字書中無此字。文即紋的本字，龍文，應與古代文身有關。應為四字佈白。文身是我國商周時代即有的一種習俗，詳見徐益棠著的《民族學大綱》，其中有介紹文身的歷史沿革、目的、部位、顏色、技法特點等內容及專書，可詳參。

宋龍文（《石》，《圖典》五八〇四），龍文合文，占一字地位。文，紋的本字。《印典》一八五九作雙一字。印文三字釋作兩字。（五）套合合文：



圖典五七六五



圖三十三



圖典九一二八



圖三十四

邠狄內明（《畏》，《圖典》五七六五），《璽彙》二〇八九釋作狄□兩字。《字典》七五七、一四九七釋作內明兩字套合合文。《白虎通·五行》：「天子所以內明而外昧。」狄氏，見《通志·氏族略·以國為氏》。

套合合文見於《戰國》九九三宮毛（圖三十三）、中月；《戰國》九八二五月、七月、五鹿；《戰國》九九六司徒、司馬；《戰國》一〇〇一君子；一〇〇三空洞、青中；一〇〇五匈奴、疾已、去疾、鬼月；一〇一八犢月……。見於《字典》一四八〇匈奴胡；一四八一中月，一四八二高上；一四八五公區；一四八六空洞、五月、五鹿；一四九二青中、一四九五疾首、疾已……。本《圖典》多有收錄。門邑（《故》，《圖典》九一二八），《璽彙》五三三〇釋為「閭」一字，《文編》一二五一從之，或釋作「閭」，均誤。應釋門邑兩字。

秦公印多作田字格、日字格。秦私印則多作豎日字格、橫日字格、方形無界格，還有圓形或其他形狀者，往往一格佈一字為常式，但也有一格置兩字者，或有失查，從而造成誤釋。

（六）二字誤作一字：

𠂔（《契》，《圖典》八〇九四），舊作一字，不識。𠂔，同𠂔，推諉。多作女子人名用字。𠂔，甲骨文象人曲膝踞跪之形，關節之節乃𠂔之孳乳字。

圭角（《世紀》，《圖典》八一七九），原譜誤釋「𠂔」一字。兩字分開，非為一字。圭，古玉器名。長條形，上端作三角形，下端正方。古代貴族朝聘、祭祀、喪葬時以為禮器。圭氏見《姓氏攷略》十六頁。李𠂔（《分域》，《圖典》一〇〇四）的𠂔字，角和圭旁緊靠不分離，與單字印的圭、角兩字分開大不一樣。是知偏旁的分開與緊靠是判斷兩字或是一字的標準。古璽印中還有類似的印例。